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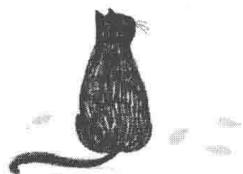
凉月
满天
著

在时光 逗号处 静候佳期

WAITING
FOR
YOUR
FAVORABLE
REPLY

CCTV“子午书简”栏目甄选作家十年文字精华
中高考现代文阅读延伸读本
语文老师强烈推荐的经典哲理散文集萃

美好，温暖，感动，期待。你的心，总要被什么柔软。



凉月满天 / 著

在时光逗号处 静候佳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时光逗号处静候佳期 / 凉月满天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94-0486-2

I. ①在… II. ①凉…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5104号

书 名	在时光逗号处静候佳期
著 者	凉月满天
责任编辑	姚 丽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90毫米×980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86-2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 第一章 掌心化雪，浮生修德

一千年前的一场雪，两个人 / 002

你有没有一颗郑重的心 / 005

一条通向灵魂的道路 / 008

一钵了却谁的浮生 / 010

惭愧也是一种德行 / 013

掌心化雪 / 016

蜘蛛的哲学 / 018

女儿枕 / 020

不想像蚂蚁那样生活 / 025

鸿飞哪复计东西 / 029

孩子们的坚强 / 031

百年老课文 / 033

鸟飞即美 / 035

江湖夜雨十年灯 / 038

海底雪 / 043

045 / 第二章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明月梅花一梦 / 046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 049

悲歌一曲广陵散 / 053

一生舞青衣 / 057

且以青枝续老梅 / 059

每一种悲喜都无上宝贵 / 061

我是人间惆怅客 / 064

一身所至，天涯有约 / 066

069 / 第三章 春日之宴，海棠之约

赴一场海棠约 / 070

纸回唐朝 / 073

三才一生 / 076

人间有味是清欢 / 079

梨花少女 / 081

做个自在闲人 / 083

叶鸟鱼枝 / 085

于微处看，于闲时听 / 088

春风十里不如吃 / 091

东篱黄菊和酒栽 / 094

青葱白雪 / 096

春日宴，绿杨阴里歌声遍 / 098

百花深处睡着胡同 / 100

花间约 / 103

月明荞麦花如雪 / 105

十万春花 / 107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109 / 第四章 因为成熟，所以离去

- 人心是枝头的花 / 110
行遍万水千山，出发即是终点 / 115
鸭子胸前的玫瑰 / 118
冷暖无惊 / 121
锦绣殇 / 124
黄金时代 / 127
天堂的隔壁是人间 / 131
落叶满阶红不扫 / 134
千年一朝 / 136
因为成熟，所以离去 / 140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 143
朋友是一曲音乐 / 146

193 / 第六章 你尚未来，我不敢老

- 成功是讨自己的欢心 / 194
一只猫咪和一场不世出的爱情 / 197
美丽无伤 / 200
生如青瓷 / 203
穿衣服的云 / 205
我爱这干枝寥叶的生活 / 207
心里那座倒塌的城 / 210
丫头不敢老 / 213
我看着你笑，眼泪就流下来 / 217
青春的苦味 / 222
像天一样真的爱情 / 225

149 / 第五章 大梦未觉，苦难无忌

- 我在结尾处等你 / 150
玻璃镇纸里的蝴蝶 / 153
火车开进了往事里 / 157
鲁曼尼亚狂想 / 160
让生命浓烈到底 / 164
纸片人的蚕丝心 / 167
起承转合，不等谁来和 / 170
大梦谁先觉 / 172
午夜冥想 / 175
苦难伤不了世界万分之一的美丽 / 178
一只幸福的狗去了天堂 / 181
灵魂金粉 / 183
上当时代 / 186
苗条尾巴霜 / 188
葛抬头月上东山 / 190

第一章



掌心化雪，浮生修德

——有只蜗牛踩着星星一步一步往上爬



一千年前的一场雪，两个人 ❀

一千多年前，一个茫茫雪夜，一个人睡醒一觉，开窗，饮酒，室内踟躅，四望一片白，鼓动得他胸怀喜悦，又忽觉如有所失，起而吟诗，又想着此时若有好友相对清谈，那该有多美！于是忽然想起远方一个人，一下子觉得连天明也等不及，一定要当下便去找他。一夜过去，水波流丽，小船将他一直送至朋友门前，远远望见朋友的家门，在晨光熹微中安静地关闭，他却跟船夫说：“不去了，咱们回去。”

于是橹桨欸乃，又把他送了回来。

有人后来问他为何如此，他说：“我本是乘兴而行，如今兴头已尽，自然要回家为是，何必一定要见到他才算完事？”

这便是东晋时期两位名士：王子猷和戴安道故事——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经宿才至，却造门不前而返。

那么，王子猷不怕戴安道生气吗？这什么人啊，那么大远的路，到我门前又不进来，瞧不起我是怎的？戴安道又会不会左思右想：咦？子猷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帮忙，不好开口，所以才会做出这般的姿态？说不定他还会采取这样的行为模式：亲亲热热“打”上门去，“谴责”一番，然后让王子猷摆好酒菜，两个人吃喝一通，方算了事。如果真是如此，我们或许就真的成了“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为这三种行为模式，第一种失之于小，第二种失之于疑，第三种失之于俗。

若戴安道真是这样一个人，那王子猷雪夜而访的就不会是他——王子猷既然有雪夜吟诗和雪夜访友的情怀，他所寻访的戴安道，也必有非同一般的情怀。

有一回，戴安道从会稽到了京都，太傅谢安去看他。谢安原来对他有些轻视，

见了面只谈些琴法和书法，更重要的事务根本提都不提。戴安道心里坦然，不以为忤，反而是谈琴法琴法通，谈书法书法懂，更加难得的是那种闲适自得、宠辱不惊的气量，让谢太傅刮目相看。

只有这样一个人，博学多才却又襟怀冲淡，才会拥有这样大的魅力，让一个性情高爽的人在雪夜独自想起了他，然后不辞辛苦，乘船就访，又让他可以随心所欲，兴至而返，两个人的关系丝毫也不会受到影响，仍旧如雪般高洁，如水般清澈。

这大概就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吧。

根据马斯洛的观点，人天生有一种“归属”的需求，但是现代人却把它功利地理解为“朋友多了路好走”，所以就像提篮买菜，管它是水菜干菜、芹菜红苕，统统搁在一块儿，篮子里装了一堆，然后提着它沉沉地走路，累得腰酸背痛，一边还自诩为人脉广，会交际。于是，我们就见惯了有所图时的亲热，打太极时的虚与委蛇，利害不相关时的冷漠以及陌生人之间冷硬如墙的隔阂。天长日久，别人心中有没有鬼不知道，自己心里先就生出“鬼”来。

就如我的一个学生，看谁都不像好人，看谁都小心戒备，她的指导思想就是：人心叵测，人际关系就是互相利用，所以千万千万要小心，宁教我负人，不教人负我。既是心中生鬼，自然和人交往也做不到心无芥蒂，到最后本该很阳光快乐的女孩却得了抑郁症，心情像在阴暗的地下室霉了多年的破布，又被鼠吃虫咬，散了一地，收拾不起来，只好休学了事。

而且，假如你心中有所图，那么你就难保不会吸引那些财迷心窍或鬼迷心窍的家伙来，因为气场相同，心性相吸，到最后纠葛在一起，这种交往就成了一个吃人的妖怪，吃掉你的精气神和从容淡定的情怀。西谚说“羽毛相同的鸟一起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未交友，一定要先做人，做人先要做出一份雅淡如水的情怀，才能因为淡定而有雅量，因有雅量而能超脱，而能物加身而不喜，人亏己而不怨。这样和人交往起来，才能彼此愉悦，互相吸引——即使偶有冲突，也不会睚眦致怒，

反目成仇。

写到这里，又想起一个典故，说的是东晋高僧支道林要回到东边去，当时名士都一起送他到征虏亭。其中有一个叫蔡子叔的，因为到得早，座位靠近支道林；谢万石来得晚，就坐得稍微远一点。后来蔡子叔走开了一小会儿，谢万石为和支道林说话方便，就坐到蔡子叔的位子上。等蔡子叔回来一看，鹊巢鸠占，生气啦，就连坐褥和谢万石一起搬起来扔地上。谢万石摔了个嘴啃泥，他自己慢慢爬起来，戴好帽子，理好衣裳，继续入席而坐，跟蔡子叔说：“你看你这个人，差点把我的脸碰坏了。”结果蔡子叔说：“我本来也没有替你的脸打算嘛。”两个人神色如常，日后也继续交往，谁也没把这段插曲放在心上。

若是搁在一般人身上，说不定会按捺不住“脸面”受损的气怒，恶语相向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揪着头发互殴，就此成了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笑料，俗不可耐；甚至会守在阴暗的道路口，给对方记一闷棍，让他买个“教训”；更有一等心胸狭隘者，说不定会买凶把“仇人”给“做”掉……于是事情本由一个寻常座位而起，却演变到整个局面不可收拾，于是两个人就跳上了一些杂志的大标题：

“我的好朋友啊，你我反目成仇为哪般？”究竟能为的什么呢？——因小事而寻隙生仇的事生活中常有，有的真是连讲原因都觉得不好意思。

心中有“鬼”，常能生出“异端”，致使人际关系山穷水尽，全无韵致。而心中敞亮的人交往起来，感觉却如雪浸梅花，闻起来有一股清香；又似漠漠水田飞白鹭，水田和白鹭是那么登对；大漠长河落日圆，大漠、长河、落日又是那么搭配，“看上去很美”。

所以，让自己有一份坦然的襟怀吧，如秋月下的芦荻，淡雅静美，然后你会发现，那些和你有着同样美好情怀的人，会渐渐向你聚拢过来，你的交际画卷，因此生辉溢彩。

你有没有一颗郑重的心

大约二十年前，我在一所乡下中学教书。

有两个学生给我印象很深刻。

一个男生。黑瘦的瓦刀脸，小平头，不爱说话，看起来笨笨的。别的男孩子都像一团风，被生命力鼓荡得一会儿呼啸到这儿，一会儿呼啸到那儿，就他，走在路上，蚂蚁都不会碾碎一只。不是说慢，而是说走路都能细致出花儿来。一根柳树枝儿挡在他的眼前，换别人早一把掀得远远的，他不，轻轻拈起来，放到身后，一片柳叶、一茎柳毛都不会伤到——我初见这副景象，都看呆了，当即决定把副班长的位置交给他坐。一个班的副班长，往大了说，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总理的角色，事无巨细，都要求两个字：妥帖。这孩子别的本事我不敢说，这点绝对错不了。

事实证明，他也确实干得有声有色，因为他永远都是把工作战战兢兢地捧在手心里的，就像捧着枚脆薄的鸟蛋似的，生怕用劲儿大了，磕了，用劲儿错了，摔了。

一个女生。长圆的一张白面脸儿，细长的丹凤眼，长得很是漂亮。人缘也好，好像一块温暖的鸡蛋饼，谁见了都觉得是好的，香的，可口的。所以她总是很忙碌，今天和这几个人一起做作业，明天和那几个人一起跳皮筋，甚至还有为她“争风吃醋”的。

她平时没见多用功，课业居然也不错，这就是天资的原因了。就有一点，干什么事儿郎当的，总能找到一百条借口往后拖。

有一次，我给两个人同时布置任务：每个人给我交两篇作文，一篇写人的，一篇写景的，我要拿去代表学校参加省级学生作文竞赛。结果男生的作文很准

时地交上来，用那种白报本，在页面上按五分之三和五分之二分界画了一道竖线，左边是他的作文，右边是空白，随时备我批注。很干净，很漂亮。

而最后时限都过去两天了，女生才把作文交到我手上，是那种潦潦草草的急就章，上顶天下立地，跟下斜雨似的，别说我批改了，遍纸泥泞，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的脸黑了：这几天干吗了？她就红了脸笑：她们找我玩……我无力地挥挥手，打发她走。人生一世，长长的几十年，人际关系像既长且乱的海藻，准有把你拖缠得拔不出腿，脱不开身的一天，你的生命中，有多少天够这么挥霍的？

十五年后。今天。

一群学生来看我，那个男生也来了，他已经是一所市重点学校年轻有为的副校长，沉稳细致的作风一直没变，只是风度俨然，男人味像好檀香，被岁月一丝一缕蒸出来。女生没来，她本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的普通老师，而且刚刚被“踢”到一所更边远的学校去，正忙着搬家呢。我问：“以她的灵性，教学成绩不会差呀，怎会至于到这地步呢？”同学们说：“哪儿呀，她整天晃晃悠悠的，也不正儿八经地工作，连着三年学生成绩都是年级倒数第一。”

我没话说了。

“晃晃悠悠”，这个词真精确。

通常，我们都不大看得起那种生活态度过于郑重其事的人，觉得他们笨，捧枚蛋像捧座山，透着一股子憨蠢；最羡慕那种做人做事潇潇洒洒的，好比白衣胜雪的浪子游侠笑傲江湖，何等浪漫、诗意。可是所谓的潇潇洒洒，放在现实生活中，可不就是“晃晃悠悠”嘛，凡事都不放在心上，凡事都觉得稳握胜券，就是一座山，也可以用一根小尾指轻轻勾起，抡出八丈远……

世间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人的力气是随练随长的，假如一直举轻若重，到最后说不定真能举起一座昆仑；若是一直举重若轻，到最后，恐怕举一根鹅毛都得使出吃奶的力气。这既是不同人的两种不同态度，前一种人赢定了，后一种人必死无疑；又是同一个人

的两个阶段：只有第一个阶段举轻若重，才轮得到第二个阶段谈笑间对手帆坠槽折；若是这两个阶段倒过来，“晃晃悠悠”、举重若轻的坏习惯则如泥草木屑，越积越厚，变成石头，砸肿自己的脚面。

生命促迫，不可回头，举重若轻者，搬山如摘花；举轻若重者，摘花如搬山。年轻的朋友，无论课业还是做事，都请千万要存一颗郑重的心，先学会用搬山的手势摘取眼前的花朵。

一条通向灵魂的道路 ❁

晚上，看到中央一套水均益的高端采访，被采访者是西班牙舞蹈家阿依达。她带着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莎乐美》来中国演出，用身体的律动表达一种超越了欢乐和痛苦，直逼生命深处的悲情，她的舞姿给人感觉是，她把生命化成一团燃烧的火。

看她的舞蹈，谁也想象不到她是一个病人。当年，十岁的小阿依达正劲头十足地活跃在舞台上，剧烈的背痛突然让她无法活动，经过诊断，她患了脊柱侧弯，而且很严重，已经弯成了S形。S形的脊柱怎么能支撑身体呢？十几个医生都给她下了禁令，要她彻底离开舞台，否则她的脊柱会越来越弯，她会越来越疼，终有一天，她会死。

小姑娘不明白死意味着什么，对舞蹈的热爱让她满不在乎地回答：“哦，不，我就是要跳舞，哪怕死在舞台上。”

从那以后，她就一直戴着折磨人的金属矫正器，跳啊跳。一路舞遍全世界。过海关的时候，她把自己的矫正器从身上摘下来，搁在包里，但是过安检门时，电子警报器照样会响，搞得气氛大为紧张，于是 she 就把包拉开，让人看这么多年一直支撑她的钢铁骨架。水均益问她：“跳舞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她笑着说，“跳舞的时候摘下来，跳完再戴上。”

看着已不年轻的阿依达，每个人都很明白岁月和疾病的残酷，二者联手，不会让这个女人长久活跃在舞台上的。“那么，”水均益问，“你想过自己还能舞多久吗？离开了跳舞，你怎么办呢？”阿依达露出明快的笑容：“我将一直跳到实在跳不动为止。然后，我就退下来当舞蹈教师，仍旧可以活在舞蹈中间。”水均益接着问了一个每个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对你而言，舞蹈占什么位置？”

她想了一下，很诚实地回答：“好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可是我也说不好。对我来说，舞蹈就是生命，生命就是一场舞蹈，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一直跳下去。”

她不肯和命运讲和，她就是要跳，无论前面是鸿沟、海水、天堑、荆棘，她都要一路舞着过去，哪怕一路走一路鲜血淋漓。

这样一个有着坚韧意志和取得了巨大成就，把西班牙民族舞介绍给全世界的人，竟然很低调。她坐在那里，一直微笑着，有时笑出声来，就像一个平常的家庭主妇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她并不觉得自己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她说：“所谓的成功，不过是一个过程。”正是对舞蹈的痴迷，让她忽略了表面上的“成功”，而在舞台上孜孜不倦地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对艺术的追寻。

基于这种热爱，她准备在中国开设弗拉明戈舞培训班。我不敢说她一定能够成功，能够关注生命和艺术的人毕竟不多。但是她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她说，“我想用弗拉明戈舞修筑一条通向灵魂的道路。”

这是一个舞蹈家最深刻的宣言，她所做的一切，摒弃浮华，直指灵魂。一个长久沉浸在美和艺术中的人，对生命格外敏感，才会有这样的目标指向，而这种指向，使她成为在舞蹈和生命道路上的一个坚韧的朝圣者。

我想起了古往今来的艺术家们，包括达利、毕加索、作家塞万提斯和他创造出来的那个执着而癫狂的堂吉珂德、凡·高、屈原……他们不约而同地代表一种精神，在这种精神支配下，进行舞蹈、写作、绘画、雕塑，或者四处闯荡，渴望通过种种方式，到达生命的核心，看看那里面都有些什么。

这样的人，没有时间为自己的所谓“成功”自满，也不会通过绯闻自抬身价。走在大街上，没有人注意他——他的身上散发的，是深沉而内敛的光华。

一钵了却谁的浮生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会作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鲁迅、郭沫若也以得他一幅字为无上荣耀；他作的《送别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唱。这样的歌就是诗了，他的诗又怎么能不好：“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连他给友人夏 尊的画随便题两句话，都好得不行不行的：“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为题小梅花屋图》）

可是一入佛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叶圣陶谈弘一晚年书法：“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就像一道虹敛去七彩，白气藏身天地间，非为字变，实则人变。当了和尚，字也有了一颗为僧为佛的心，自然是“刊落锋颖，一味恬静”，美，却美得平淡。

就如他这个人。初始华丽，剃须裹腰在舞台上扮茶花女，如今却是面容清癯，眉目疏淡，一个过午不食、行脚度世的老和尚。就像一蓬烟花“啪”地炸开，整个天地都为之增了色彩。眼看着亮了，更亮了，大了，更大了，圆了，又更圆，然后暗了，又更暗……整个人生就这样由绚丽归于平淡。

庄子讲天地有大道，却是一定要做到“无己”，成为“至人”，才能得之。世事不再关注，生死不再思虑，贫富得失不是挂在心尖上的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游于宇内，有时候真是快乐过形鲜体美，心嫩得一掐一股水，一根针插上去都流一股血。

可是，要想得到大道的快乐，却要能熬得过剜骨剔肉的痛苦。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

他用剜骨剔肉的痛苦，置换了真正的自由。

很多时候，我们想这么做，却不得不那么做，想这么说，却不得不那么说，想取甲，又舍不得乙，得到了丙，又被丁吸引……一颗心其实是没有自由的，自己不能，不会，也不肯给自己自由的。可是他却给了。想做什么，就去做了。想扔掉什么，就扔掉了；想捡起来什么，就捡起来了；想追逐什么，就追逐。即心即佛，在他这里算是贯彻得彻彻底底了。

一切他都舍得，因为他觉得他将来得到的，比这些将要丢弃的，值钱的多，值得的多，所以就这么干脆利落地扔掉俗世一切，只为追求心中那一点萤火。至于追到之后会不会失望，管它呢，追到再说。就像喝酒，丰子恺讲李叔同的酒量大，必须喝高粱酒才过瘾，而我们通常酒量大的人，其实却是酒量最浅，喝一点花雕就开始晕晕然地上头。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慕鸿鹄？

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的当律宗第十一世祖，更不为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

详圆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